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十一

覆彭杏南

屢接手書未及卽覆去歲八九等月金陵大營危險異常十冬
兩月又以舍季弟疾病大故均勞表弟苦心經營維持一切至
親不復言謝當忠酉初退之際官軍疫滯之後繼以傷亡重以
疲困自不能再出征剿刻下額數漸滿元氣將復擬添足三萬
人至三月訓練成熟以萬五千守金陵老營以萬五千鵬剿東
壩句高二溧請與沅弟悉心商酌精濶有應加修者趕緊加工
免致抽兵之日臨時周章一軍分爲兩幫剿辦近處更番休息
實有無窮妙用毫無不妥之處打開東壩每月可添釐金二三

萬兩不比大勝關之時王時衰也至表弟兩得獎敘仰邀
典實皆積勞得來尚覺不足以酬功此後惟於勤儉謹信四字
更加工夫勤如天地之陽氣凡立身居家作官治軍皆賴陽氣
鼓盪勤則興旺惰則衰頑儉者可以正風氣可以惜後福謹卽
謙恭也謙則不遭人忌恭則不受人侮信卽誠實也一言不欺
一事不假行之旣久人皆信之鬼神亦欽之表弟心地端厚精
力充足望於此四字再加磨厲刻刻不懈無論居官居鄉皆可
終身受用茲值元旦令節特書此函以當面晤

致劉霞仙

久未奉書相去已遠蜀事豪無所聞僅從邸鈔中得覩蔣京兆

一疏又聞四川軍事將次完竣而已去年春夏事機頗順秋冬以來奇險環生至今尚在驚濤駭浪之中尤可痛者疾疫物故萬有餘人其中良將循吏有裨時艱者實折十餘人舍季弟近頗斂抑精進亦罹斯厄死喪之威令人不寒而慄而賊中廣購洋鎗炸礮之類我軍傷亡殊眾亦視昔日局勢一變看來東南浩劫蓋無了日良增歎惋上年湖南秋收聞在七八分之間江西亦近七分惟安徽不及五分且荒蕪未種者多冀采買於湘鄂江西尙不遽至缺乏不料臘尾穀價驟昂江西每穀一石需錢壹千七百文湖南則竟至二千文之多向來飢荒阻境例在青黃不接之時今乃於隔年見此景象殊不可解國藩與希菴

厚雪等部近十萬人皖中本無米可購鄰省兩湖江西又昂貴
若此三月以後飢荒殆不堪設想往昔蜀中之米徧行於湖北
三江近年蜀省苦兵既無餘力協濟他省又無巨商遠貿東來
蜀糧焉能及吳計惟以協濟之規而行采買之實以官運之規
而行貿遷之實庶可通其變而濟其窮請尊處墊款買米派員
解至荊州綜計米價若干運費若干釐金若干到荆後攤算每
石該銀若干敝處派員持銀至荊州收買尊處之員如賣販敝
處之員如買客銀米互交毫無蒂久另派一員在荊州坐局如
開行之有經紀者然在蜀境內鉅細全仗大力經營其價較兩
湖江西賤至十之三四此協濟之規也將東征局之銀先運至

荆現銀交易照章完釐此又仍不失采買之規也先此奉商卽
日另有公牘達之籲帥敬求早賜料理三月間能運蜀米到皖
則大幸矣

覆李少荃中丞

接臘月二十五惠書敬悉一切劉仲良與黃昌期等水陸由福
山入常熟志氣甚盛礮火可恃或者易於得手程郭進攻崑太
終嫌地廣兵單攻之難得得之難守殊深懸繫樹慶九營本不
應久畱上游况聞尊處需人萬緊之際豈忍強畱各營顧此遺
彼惟目下無廬防務實有不能遽鬆者蕭軍克復運漕後進攻
銅城閻鑾戰竟日未能得手毛軍駐紫石澗埠在芙蓉嶺敗挫

一次賊雖不甚悍而人數頗眾洋鎗亦多蕭僅足以自立毛尚
恐難支擣若無廬不設防兵則該二城及桐舒以上皆將蹂躪
不堪敝處新立之軍有申夫鈞字五營周寬世銓字五營其湖
南調援之江味根雖未必果來而席觀察寶田之三千人可期
必至此三軍者有一至皖卽令先赴無爲替防而令樹慶等營
星馳歸滬大約至遲不過三月初旬早則二月或可成行伏祈
鑒亮春霆營中米糧足支一月勇缺亦將次補足青陽於臘月
二十三日收復雲崖入城防守皖南危局或可勉強支持附呈
一二以慰塵繫

覆李希菴中丞

展假四十日之疏不知已奉 碣批允否鄙意殷殷奉勸早
出者一則下游軍務緊急實非鄙人獨力所能支撐全仗大力
共出維持一則 聖主之於君家 眷逮優渥不宜再遲以負
恩知二月初八之約千萬不可更展至要至懇楊起益等兩
營已有減牘知照東征局閣下若另添新營該局亦必妥爲籌
款也新歲惟涇縣被圍餘尙平穩足慰廑注

覆沈中丞

接奉惠書姑蘇克復之說係屬傳聞之誤有常熟賊目周興隆
駱國忠至少荃中丞處獻城納款福山口賊目江勝海亦已投
誠外間遂紛傳蘇州收復僞忠王以常熟扼蘇郡之背福山爲

北渡之津親率數萬眾前往圍攻周興隆等求援於滬少荃以輪船載兵往救至則福山江賊目復叛而從賊無從下手少荃乃調浦東各防之兵併力以攻福山又以滬中空虛飛檄來皖索前此截畱之九營頃覆書略稱毛羽未豐兵力未厚尙宜約旨卑思不宜多拓疆土計函到之曰彼中已分兵四出援剿矣賊中大計忠逆將率數十萬眾竄犯大江以北其南岸甯池等處仍以楊黃胡李暨賴古劉三股爲最多江西邊患仍在西而不在此近事之堪慰者附聞

致左中丞

身縣銅城間一帶賊加修城壘爲穩踞之計屢獲僞文忠逆欲
率二十萬眾竄犯北岸下擾揚防上竄皖鄂雖迭催希菴速出
共圖防禦然未知各軍果能制之否春霆獲一勝仗立解涇縣
之圍差爲快慰然灣沚高嶺西河油榨溝等十餘處仍爲賊踞
我軍猶須運米於二百里外終未穩固青陽收復南陵繁昌無
後路之虞較去冬略善耳浙省各郡金華甯波係僞侍王分地
杭嘉湖紹皆僞忠王分地若雄師能攻克金蘭進圍紹興則敵
處皖南江北皆可大鬆有自賊中逃出者言忠逆祕計論浙省
諸城視紹興爲最重湖州次之杭州又次之也然使閩下果克
金蘭而指紹興則與江西首尾不相應與敵軍聲息不相通亦

非計之得者又不如貴部直指湖州敵軍亦進廣德庶幾兩相
湊拍局緊機活但祝天心悔禍尊處則金蘭速克敵處則甯防
速定今歲軍威庶有冀乎兩湖江西米價皆驟漲安慶以下后
米已買至五千二三月後豈堪設想弟與希菴所部合水師將
十萬人無粟可移思之心悸尊處近三萬人取給江西一省亦
有不繼之勢不知盡籌別有良策否

覆毛寄雲中丞

皖北入春以來並未聞仗蕭軍駐守運漕當可支持毛軍駐守
石澗埠尙嫌單薄迭據探報僞忠王率眾二十萬自九洑洲續
行北渡將以下擾揚州上犯皖楚敵處兵力祇此實不能屏蔽

楚邊深以爲慮南岸霆軍正月六日馳援涇縣大獲勝仗擒斬
近萬立解重圍雖糧路尙未甚通而軍威業已稍振甯徽二郡
或可保全惟楊黃胡李古賴諸酋窮飢四竄終不免軼入江西
攬我餉源金陵及蕪湖金柱關東西梁山仰託福庇安穩如常
米價逐日昂貴安慶以下每石價近五千南坡翁勸弟采買川
米已札李雨亭駐夔開局潘倅駐宣開局請鄂帥派員駐荆開
局不知果有濟否去歲兩湖江西雖非上熟亦非凶年而早荒
如此實緣洋人采買太多接濟賊糧湖北華洋雜處無可查禁
湖南若嚴行禁遏非有各營專咨咨有定數不准過岳州一卡
或可少戢洋舟濟賊之風不知閣下以謂可行否

覆左中丞

軍士欠餉八月往昔亦所時有然去年疾疫之餘當浙中食物之貴良可憫念敝處去歲餉項尙屬應手而鮑張等軍欠餉皆不止八月有欠十二月者蓋辛酉年之欠款本多非壬戌之新債也最可慮者米價昂貴安慶上下近千里幾無商米可買擬卽夔州宜荆設局采買蜀米頃接嚴中丞復書道蜀中亦米少而價昂十萬餘人嗷嗷待哺殊不知所以善其後金陵甯國兩軍比尙安穩少荃索截畱之九營甚急因令韋志浚由青陽移守無爲騰出樹字五營回滬九洑洲近有賊舟續行北渡將厚和含巢諸逆之力而旁侵揚州裏下河都將軍經營數年守

局已定所憂者正在桐城潛太以上耳印渠移督畿輔地望極
崇而西北多難隻身孤往竊爲慮之

覆李少荃中丞

接奉惠書常熟危急如此殆不可保尊處兵力本薄散布於福
山崑太等處老營空虛已甚設忠酉引賊還向松滬根本之地
深爲可慮此間雖派樹字五營疏牧一營回滬而到防已在二
月之季未知趕得及否鄙人多年在外屢經挫敗故常有無禮
之憲過計之憂伏希亮鑒九洑洲北渡之賊未知實數而屢獲
僞文均言忠酉親率北渡下擾揚防上犯皖楚皖北兵力太薄
專待希菴及江味根到此乃可進剿左帥連克金華一府龍湯

蘭谿三縣賊之大股退竄浦江而於潛昌化等股連日窺伺徽州去郡城僅十餘里徽州守將爲唐桂生祁門守將爲王鈴峯或可保全所慮者休甯黟縣耳九江茶釐承許概濟舍弟金陵一軍感荷之至遞上釐捐酌加一成專濟安慶餉項尤爲沾感今歲並江席二軍實添二萬餘人斷難存活得此遂如天雨金粟地出銀甕皖之軍民其自此有生機乎

覆左中丞

頃奉惠書一府三縣同時克復撫慰何極鄉泉來牘有進規杭紹之議規紹則可規杭則斷不可敝處兵力本不甚單自進逼金陵遂覺處處不尙分布當時舍弟所以冒昧驟進者一則恃

與多帥有約可由九洑洲南渡會剿一則蕪湖梁山連奪重險
軍勢順時有不暇細審耳貴部精勁遠過敵處而單薄殊甚一
逼杭州則各路皆不敷分布固知偉畫決不出此然閱歷之言
不敢不以告也金蘭等城敗賊聞多退浦江諸暨亦分支旁竄
於潛昌化信否頃聞賊由績溪竄近徽州而春霆亦報甯國賊
目僞王十人特由繁昌涇縣兩路竄擾池州徽甯兩防同時並
警東壩以下米糧極少賊之冒死而思就食江西情勢然也弟
至金陵審察一番如果圍師可以撤退則分剿東壩高淳二溧
一帶兵力足專分布局勢亦較緊湊惟舍弟堅持不退厚菴亦
以退兵爲恥去多曾以奉質閣下亦謂不宜輕退頓兵蕩蕩堅

城之下形見勢絀恐未得者茫如捕風而已得者又復糜爛展轉圖維羌無定計敬求盡籌爲我策之次青事何時復奏弟前疏著語過重致言者以矛陷盾尙祈大力轉旋爲荷

致李希菴中丞

國藩於正月二十八日自安慶起行將赴金陵蕪湖等處查閱營務外間多言金陵一軍頓兵堅城宜設法撤退另作良圖者亦須親往一看熟商行之徽州曰來喫緊聞係浙江於潛昌化等股前往圍撲甯國有七僞王將併力上竄皖南局勢二月內可決雌雄九洲之賊正月閒續行北渡者據報數近五萬蕭軍與水師相依護必可無虞毛軍孤立一方不知果足自固否